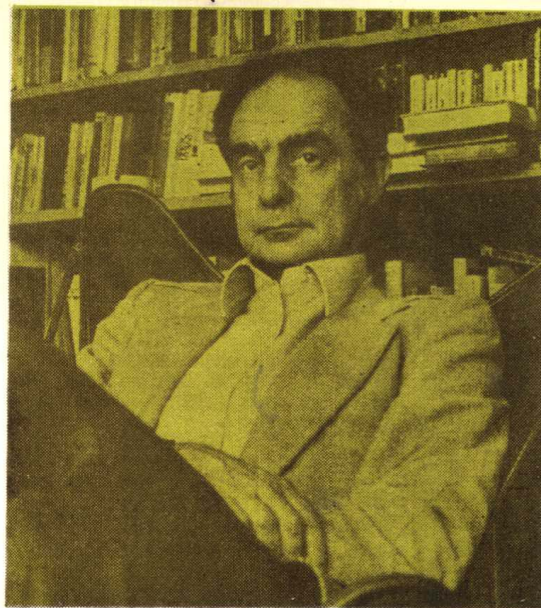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

[意] 伊塔洛·卡尔维诺著

W
AIGUO
W
ENYI

外国
文艺
丛书



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

[意] 伊塔洛·卡尔维诺著

刘碧星 张宓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Italo Calvino
Il visconte dimezzato

本书根据Giulio Einaudi editore 1978年版译出

封面设计：任 意

一个分成两半的公爵

〔意〕伊塔洛·卡尔维诺著

刘碧星 张 宓译

《外国文艺》编辑部编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.75 插页2 字数52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9,500册

书号：10188·226 定价：(五)0.23元

前 言

伊塔洛·卡尔维诺 (Italo Calvino) 是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, 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, 两岁时回到意大利。他父亲是农学家和植物学家, 母亲在大学里教植物学。他曾在都灵大学攻读文学,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, 战后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。1947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蜘蛛群的小路》, 之后相继发表了《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、《参战》、《意大利民间故事》、《猖狂的男爵》、《不存在的骑士》、《探索者的一天》、《宇宙喜剧演员》、《看不见的城市》等作品。从1959年起他参与主编《梅纳博》文学杂志, 并担任了埃瑞迪出版社的文学顾问。

卡尔维诺长于用童话和幻想方式写小说, 《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》(Il visconte dimezzato) 是他的代表作。这本小说发表于1952年, 写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一次战争中, 梅达尔多子爵在战场上被当胸一炮打中, 分成两半。右面一半先被军医救活, 回到城堡, 净做坏事, 原来梅达尔多的全部邪恶都集中在这半身了。接着被抛弃在战场上的左面半身也被救活, 回到家乡, 净做好事, 原来这是善良的半身。邪

恶的半身对这善良的半身恨之入骨，加上为了共同追求一个姑娘，于是决斗。在决斗中相互劈开原来的伤口，一位医生把他们缝合起来救活了，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这个人跟所有人一样有好有坏，不过两个半身有过那么一段经历，自然明智多了。故事虽然写得曲折离奇，但反映并讽刺了现实生活，所以意大利评论家说这部小说“既具有幻想的现实主义意义，又具有现实主义的幻想意义，显示了通过幻想可以对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进行讽刺”。这部小说与作者后来的《猖狂的男爵》(1957)和《不存在的骑士》(1959)合为《我们的祖先》三部曲。

编者

—

我们和土耳其人打过一场仗。我的叔叔，就是泰拉尔巴的子爵梅达尔多，在波希米亚平原上骑着马直奔基督教徒宿地。一个叫库尔乔的随从跟着他。一大群白鹤在浑浊、停滞的空气中低低地飞过。

“怎么会有这么多白鹤？”梅达尔多问库尔乔。“它们飞到哪儿去呢？”

邻近的公爵都投入了那场战争，我叔叔为了讨他们高兴才刚刚入伍。在基督教徒手中的最后一个城堡里，他给配备了一匹马和一名随从，要赶到皇帝的驻地去。

“它们往战场飞，”随从神情阴郁地说。“它们要一路陪着我们呢。”

白鹤飞过在当地是吉祥之兆。我叔叔见到它们本想表示高兴，然而却不由得感到不安。

“库尔乔，到底是什么东西把这些长脚鸟给引到战场去的？”他问。

“自从灾年开始，大旱使河流干涸，连它们如今也吃人肉了，”随从答道。“哪儿有死尸，鹤鸟、火鹤和仙鹤就取代乌鸦和秃鹫飞来。”

我叔叔当时正值青春年少，这种年岁还不知好歹，只有一种糊里糊涂的冲动，对于人生怀着一种又渴望又热爱的心情。

“那么乌鸦呢？秃鹫呢？”他问。“还有别的吃肉鸟类呢？它们都到哪儿去了？”他脸色苍白，眼睛却闪闪发光。

随从是个皮肤黝黑、满腮大胡子的兵，说话从不抬眼皮。“它们吃害瘟疫死了的人，也就传染上了瘟疫，”说着他用矛枪指着一些黑乎乎的灌木丛，只要细看，就能发现这些“灌木丛”是一堆堆猛禽的羽毛和干枯了的爪子。

“看，也不晓得是谁先死，是鸟还是人？他们互相扑打，要把对方撕碎，”库尔乔说。

为了逃避瘟疫，许多人家都在荒野里走着，可还是遇到了厄运。荒凉的原野上到处尸体成堆，男女尸体都赤裸裸的，瘟疫和始终无法解释的东西把他们弄得不堪入目，而且还有羽毛，好象从他们瘦弱的胳膊和肋骨上生出了黑色的翅膀。这是秃鹫的残骸和他们混在一起了。

已经踏上了打过仗的土地。他们走得更慢了，因为两匹马都不肯走，时时往上扬着前蹄。

“咱们的马怎么啦？”梅达尔多问随从。

“先生，”随从说，“没有什么能象马肠子气味那样让马难过了。”

他们一路走去，平原上确实遍布马尸：有的仰卧，四蹄伸向天空；有的趴着，把头扎进土里。

“这里为什么倒下这么多马，库尔乔？”梅达尔多问。

“马一感到肚子划破，”库尔乔解释说，“就设法阻止内脏外流。有的肚皮贴地，有的翻过身来，但还是马上死了。”

“那么在这场战争中首先是死马啦？”

“土耳其短弯刀好象专为一下子划破马肚子用的。再往前走，就能看见人的尸首了。先是战马，然后轮到骑士。瞧，营房在那边。”

在地平线那边出现了帐篷的尖顶、皇家军队的军旗和炊烟。

他们催马向前，看到前一场战斗的死者几乎都运走并埋葬了。只有一些断肢特别是指头横在麦茬上。

“只有一些指路的指头，”我叔叔梅达尔多说。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愿上帝饶恕他们，生者将死者的手指割下，为的是拿走戒指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一个哨兵问。他披的一件发霉大衣满是青苔，真象落日余辉下的树皮。

“神圣的皇冠万岁！”库尔乔喊道。

“素丹^①该死！”哨兵回答。“请你们问问长官什么时候派人来换我，我都快在这儿生根了！”

这时马飞跑起来，要逃开包围着战场、在粪便堆上嗡嗡响的浓云般的苍蝇。

“多少勇士啊，”库尔乔叹息着，“他们昨天的粪便还在地上，而人已经升天了，”他说着在胸前画了个十字。

^① 素丹是旧时土耳其君主的称号。

营地附近有一排帐篷，一些体态丰满的鬻发女人身着锦缎长衣，袒着胸，叫着笑着迎接他俩。

“这是宫廷人员的帐篷，”库尔乔说。“没有任何军队能有这么漂亮的娘儿们。”

我叔叔在马上转脸望着她们。

“当心，先生，”随从又说，“她们又下流又有传染病，土耳其人抢劫时也不敢要她们。如今她们不仅有阴虱、臭虫和跳蚤，蝎子和壁虎也在她们身上做窝了。”

他们在野战炮队前经过。由于炮击了一整天，炮筒都烧红了，炮手们正在那上面煮水烧萝卜。

有人拉来几车土，炮手们用筛子筛土。

“弹药不多了，”库尔乔解释说，“不过哪里开战，哪里的土就饱含火药，只要愿意，就能收回一些。”

他俩又经过骑兵的马厩。兽医们在苍蝇的包围下为马医治外伤，用针缝，用带扎，用膏药敷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马在嘶叫，蹄子乱蹬，医师们也在喊叫，手忙脚乱。

往前走一大段就是步兵营地。这时太阳正落山，每个帐篷前面坐着些士兵，赤脚泡在温水桶中洗着。由于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地突然报警，他们洗脚时也戴着盔握着矛。还有一些更高的帐篷，外面安有八角形帷幔，长官们坐在那里往腋下擦着香粉，摇着折扇。

“他们这样并不是因为缺乏大丈夫气概，”库尔乔说，“相反，他们是要显出他们在艰苦的戎马生活中也完全是怡然自得的。”

泰拉尔巴的子爵马上就被引见给皇帝。皇帝的帐篷里满是壁毯和战利品，皇帝正伏在地图上研究未来的战斗计划。桌上铺满了展开的地图，皇帝往上按着图钉，一位元帅在他身边站着，手里捧着针囊。图上已经有许多小图钉，弄得地图也看不清，要看地图就要先拔下图钉，然后再按上去。这样拔拔按按的，为了腾出手来，皇帝和元帅们都把图钉衔在双唇间，只能呜呜地说话。

皇帝见到跪在面前的年轻人，发出疑问的呜呜声，从嘴里取出图钉来。

“这是刚从意大利赶来的骑士，陛下，”有人向他介绍，“泰拉尔巴的子爵，出身于杰诺维萨托最高贵的家族之一。”

“立即封为中尉。”

皇帝作了一个威严的大幅度动作，我叔叔立即双脚一碰，立正站好，所有的地图都自行卷起来了。

那一夜梅达尔多虽然很疲倦，还是迟迟不能入睡。他在自己的帐篷前来回踱步，耳边不断传来哨兵的吆喝声、战马的嘶叫声和兵士在梦中断断续续的呓语声。他望着波希米亚空中的繁星，想着自己的新军阶，想着次日的战斗，想着遥远的故乡，还想到故乡激流中芦苇的沙沙声。他心中没有怀念，没有疑虑，也没有忧伤。对于他，一切都还是完整的，无可非议的，就连他本人也是如此。不过即使他能预想到正等着他的可怕命运，大概他也会以为那是自然的，注定的。他凝视着夜间的地平线，知道那里便是敌人的阵地。他

两臂交叉着紧抱双肩，因能置身未来的战争而感到心满意足。他感到那场残酷战争的血在地上分成千万股细流，一直流到他这儿。他任凭这血轻轻舔着自己，既不感到激动，也不感到哀怜。

二

上午十点整，战斗开始了。梅达尔多中尉骑在马上，想着准备进攻的基督教队伍该有多么雄壮，迎着波希米亚的风转过脸去，风吹来了象来自尘土飞扬的打谷场的稻谷香。

“别转过脸去，先生，”库尔乔喊起来。他作为军曹，就在我叔叔旁边。为了解释这句劝阻的话，他又慢慢地补充说：“据说战斗前往后看要带来厄运的。”

实际上他不愿子爵看见基督教军队只有排成队列的那点兵力，而援军仅是腿脚不好的几排步兵，从而失去斗志。

然而我叔叔看着远方，望着接近天际的浓云，想着：“瞧，那云就是土耳其人，真正的土耳其人。我身边这些正在抽着烟的是基督教老兵。这正在吹响的进军号是进攻，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进攻。这隆隆声老兵和战马都不屑多顾。栽到地里的流石就是炮弹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敌方炮弹。不会有那么一天，我将要说‘这是最后一颗炮弹’吧？”

他抽出军刀，两眼盯着在硝烟中时隐时现的皇家军旗，骑着马在战场上奔跑。这时我方炮弹在他头上划空而过，敌方炮弹已经在基督教军队前面炸开，呈现出一把把土石

的伞。他想：“我就要看见土耳其人，就要看到土耳其人了！”再没有什么能比碰到敌人，看一看他们是否与自己想象的一样更快活啦。

他看到他们，看到土耳其人了。恰恰来了两个。他们的马包着铠甲，他们穿着黑红相间的带格衣服，拿着皮制的圆形小盾牌。他们裹着包头，脸是海豚那种棕褐色，胡须象一个被称作“土耳其米凯”的泰拉尔巴人。他俩先后被杀死了。但是天晓得有多少土耳其人正在到来，一场白刃战开始了。看见了那两个土耳其人，就如同看见了所有的土耳其人，这些人也都是军人，也有一切军队所拥有的装备，象农民那样老成固执。梅达尔多看见了他们。就由于看见他们，他最后只能以鹑鹑的步子回到我们泰拉尔巴来。他是为了跟他们作战才入伍的。他纵马跑着，躲过了短弯刀的攻击，直奔一个站着的矮个儿土耳其人，把他干掉了。干了这一个，他又拨马去找一个骑马的高个儿，结果却很糟糕。因为土耳其人个子小，很狡猾。他们一直钻到马肚子底下用那种弯刀剖开马肚子。

梅达尔多的马叉着腿停住了。“你怎么啦？”子爵说。库尔乔赶上来指着下面小声说：“您看一下那儿。”马的五脏都流到地上了。可怜的牲口抬头望望主人，又低下头象是想吃掉那些肠子。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表示。它昏过去，很快就死了。泰拉尔巴的梅达尔多只好下马步行。

“骑我的马吧，中尉，”库尔乔说。可是他被敌方一箭射伤，跌下鞍来，马也跑掉了。

“库尔乔！”子爵喊着，凑到正在地上呻吟的随从跟前。

“不要管我，先生，”库尔乔低声喘息着，“咱们就盼着医院里还有白兰地。每个伤员能轮上一碗呢。”

我叔叔梅达尔多投入了搏斗。战场上风云莫测，胜败无常。在那场混战中，基督教军队似乎是胜了。他们冲乱了土耳其人的队伍，占领了一些阵地。我叔叔同其他勇士一起一直冲到敌方炮队前，而土耳其人则移动炮位要将基督教军队控制在射程之内。两个土耳其炮手转动大炮的轮子。他们动作缓慢，留着大胡子，战袍一直垂到脚面，象两个天文学家。我叔叔说：“我去，我去收拾他们。”他热情有余，经验不足，不晓得只能从侧翼或从炮尾部分接近大炮。他一跃而起，迎着大炮口挥舞着军刀，想吓唬住那两个天文学家。然而他们打出了当胸一炮。泰拉尔巴的梅达尔多飞上了天。

晚上战火停息了，有两辆车到战场来收基督教士兵的躯体。一辆载伤员，一辆装死人。战场上进行的是初选。“这个我收，那个你收。”碰到似乎还有救的就放到伤员车上；碰到只剩下块块段段的就放到死人车上去埋葬；算不上成块成段的就留下给鸮鸟吃。那些天鉴于伤亡愈来愈多，便采取尽量多收伤员的办法。这样一来，梅达尔多的残身就被当作伤员放到那辆伤员车上了。

复选在医院里进行。战斗结束了，但战地医院里呈现出比战斗本身还要残酷的景象。地上摆着长长一排担架，

上面放着那些不幸的人。大夫们围在四周，俯身用镊子、锯、针、线和手术刀撕撕扯扯，忙个不停。一个接一个，甚至对每一具尸首都尽力使之复活。锯锯这儿，缝缝那儿，把破口塞上药棉，将血管象翻手套一样颠倒过来，然后再重新放回原位，那里面的麻线比血管还多，但毕竟是补好缝合了。一旦病人死去，所有的完好部分都留下来用于修补另一个人的肢体。最难弄的就是肠子，一旦弄散，就简直不知如何处置了。

揭去盖单，露出了子爵令人毛骨悚然的半边身体。他少了一条胳膊、一条腿，这还不算，半个胸膛和腹部连同另一边的胳膊和腿都没有了，全被那当胸一炮炸飞了。他头上只剩一只眼睛、一只耳朵、半边脸、半个鼻子、半边嘴、半个前额和半个下巴，另外那半边没有了，边上粘糊糊的。由于初选时太急忙，他被收回来的只有右半边，可这右半身很完整，连一丝伤痕也没有，只有与左半身分离剩下的一条大裂口。

医生们都很满意：“哟，真妙极了！”只要他不当场死去，他们就设法挽救他的生命。大夫们围着他，借用一具因被敌箭射中胳膊而死于败血病的士兵的尸体，又是缝，又是捏，又是抹药，又是包扎，也弄不清做了些什么。结果第二天我叔叔睁开了一只眼睛，张了张半边嘴，动了动一个鼻孔，居然又喘起气来了。泰拉尔巴这位素质强壮的人终于挺了过来。他活着，是个半身的人。

三

我叔叔被抬回泰拉尔巴时，我大约七、八岁。那是在十月傍晚天黑时候。白天我们收葡萄时就看见灰蒙蒙的海面上有一只船驶近，船上飘着帝国的旗帜。那时每逢见到有船开来，人们就说：“这是梅达尔多回来了。”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盼他归来，而是为了有什么事情可以期待。那一次我们又猜测起来了。一个叫菲奥尔菲耶罗的小伙子正要榨葡萄汁，叫了起来：“喂，快瞧那边！”天几乎全暗下来了，我们看到山谷尽头有一束火把燃着，先是在赶牲口常走的小路上，然后过了桥。我们看清是一副担架来了。毫无疑问，是从战争中归来的子爵。

消息传遍了山谷，人们都聚集在城堡院中。有他的亲友、仆从、收葡萄的工人、牧人和武士。唯独不见梅达多多的父亲老阿约福子爵。他是我的爷爷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肯出门，连院子里也不去。他早已厌世，在独生子去参战前就宣布把爵位让给他。现在他在城堡里热中于养鸟，把自己的床也搬进大鸟笼，关在里边，白天黑夜从不出门。仆人通过鸟笼的铁窗给鸟送食，顺便给他送饭。他整天抚摸着山鸡和野鸽子，等着儿子从战场归来。

我们城堡的院子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。已经很长时间，我只听到人们谈论邻邦之间的言和与战争。我第一次发现围墙和塔楼快要垮了，院里净是泥，人们在院里给羊喂草，给猪添食。所有人都一边等着，一边讨论梅达尔多会怎样回来。早就有消息说他在土耳其人那里受了重伤，但还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究竟怎样：是生了病，还是残废了，或者只是留下伤疤毁了尊容。现在看到担架，大伙估计情况一定更糟。

这时担架已经放到地上，在黑影中一只瞳孔在闪亮。高大的老妈妈赛巴斯蒂娅娜要凑到他身边，但黑影中伸出一只手做了个粗鲁的动作表示拒绝。接着，人们看到担架上的身躯使劲地扭动，泰拉尔巴的梅达尔多拄着一根拐杖站在我们眼前了。一件带头罩的黑披风从他的头上向后垂到地上，露出了他右边的半个脸和紧支着拐杖的半个很窄的身子，左边似乎藏起来，卷进那件宽大衣衫的皱褶和边角中去了。

他看了看我们，我们都围着他一言不发。也许那只眼睛并没有看我们，他只是想独自离去。一阵海风吹来，一棵无花果树梢上断了一根枝条，轻轻发出一声呻吟。我叔叔的披风被风吹得象帆一样鼓起来，象是穿过他的身躯在随风摆动，真象个魔披风。我们再细看，才看清它象是贴在一根旗杆上，这旗杆便是半个肩膀、一条胳膊、半个身体和一条腿，而这一切又都支撑在拐杖上。此外他便一无所有了。

羊呆呆地望着子爵，相互挤着，脊背正好形成一个奇异的直角形。猪更敏感，它们尖叫着，彼此冲撞着要逃跑。我